

安徽文艺出版社

张保忱 著

御侍女殺手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讴歌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长篇武侠小说。

女镖头宇文小白在护送一件国宝进京的途中被劫。国宝丢失，其父及镖队众人尽皆罹难。她虽然死里逃生，但却成了失宝的罪犯。在极度的悲愤中，她置家仇私怨于不顾，在其他武林志士的协助下，独闯总督府；二进卧虎洞；血战黑石岛；大闹紫禁城……历尽艰辛，终于查清了事情的真相。原来，窃宝的真正凶犯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异国王子和本国朝中的一伙佞贼奸党！

书中着重刻划了宇文小白、冷血杀手李云青、御侍肖宾、怪胎卓平非、神偷闻风至和冰心雪梅兰羽舒、母蜘蛛黑淑珍、绿夫人柳自洁等人的典型形象。人物性格鲜明，各具特色。故事扑朔迷离，悬念迭起，武打场面逼真，情节跌宕而进展较快。有较强的文学性和可读性，是一部雅俗共赏的通俗文学作品。

目 录

第 一 章	杀手柔情	1
第 二 章	毒魔授艺	13
第 三 章	怪胎断案	25
第 四 章	黄粱美梦	37
第 五 章	明枪暗箭	50
第 六 章	血溅灵堂	62
第 七 章	杀人灭口	74
第 八 章	荒冢遭险	86
第 九 章	孤独少女	99
第一〇章	金钩毒饵	111
第一一章	心怀叵测	124
第一二章	蛛丝马迹	136
第一三章	枢墓之谜	148
第一四章	对症下药	161
第一五章	秘室暗语	173
第一六章	心照不宣	186
第一七章	忠言逆耳	198
第一八章	缘尽情绝	210

第一九章	故技重演	222
第二〇章	狐假虎威	234
第二一章	叔嫂隐私	246
第二二章	顺藤摸瓜	258
第二三章	意外惊变	270
第二四章	红颜薄命	282
第二五章	顺手牵羊	294
第二六章	恶棍淫妇	306
第二七章	艺惊群僧	318
第二八章	节外生枝	330
第二九章	剑光掌影	342
第三〇章	师兄师妹	354

第一章 杀手柔情

九阴谷的风眼洞外，立着一个相貌奇丑的紫衣汉子。他的怀中抱着一个看似熟睡、实则是昏迷不醒的妙龄女子。

女子遭到别人的暗算，中了当今世上无与伦比的巨毒——七毒追命散。

紫衣汉子目光呆呆地注视着风眼洞，他知道，洞内住着一个高深莫测的神秘女人，她极有可能救活这昏迷的少女。但是，倘若她果真有能救活这女子，那就毫无疑问是自己不共戴天的仇家。想到这里，他两眼吐出两团火来！但看看怀中的少女，这火顿时便又息为乌有。

他心内矛盾重重，不知道该不该去求这洞中女人。假若这人果真是自己的仇家，却因救活了自己怀中的女子而弄成了恩仇抵销，那么，自己的深仇大恨将终生不得报。他实在不大甘心。

他缓缓转过身子，正打算离去，一声夜枭的鸣叫，使他的头脑顿时清醒了许多。借着月亮淡淡的清辉，低下头看看少女那俏丽的靛面：眉心中那块淡淡的红印，正在扩散，而且已微成紫色。他明白，如果不是刚才自己对她的那番急救和内功相辅，她早已命丧黄泉了！然而，自己的那点雕虫小技终究救不了她的命。如今她已是性命垂危。

他心急如焚，不禁仰天一声长叹，两手将少女的娇躯抱

得更紧。

突然，他两眼豁然一亮，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闯入心头：我何不将她悄悄放在这里！眼下正是月挂中天，夜半时分，洞中的那位神秘女人很快就要出来练功，她看到这昏迷的女子总不至于无动于衷吧？她纵然将她救活，又与我何干？是她自愿的嘛！我无求于她，便不必对她感恩戴德，还可以问心无愧地将她杀死！对，就这么做！不行！她若见了这女子置之不理呢？他又想。哼！果然是那样，我可以用强迫的手段逼她，那时只有孤注一掷，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了！

想到这里，他把少女的身子又往自己的胸前贴了贴。望着这张没有丝毫表情的粉面，心头一阵狂跳。他猛地低下头去，狂吻着少女的双唇。他的唇是那么火热，可少女的唇却是那样的冰冷。

终于，他将少女搁置在距洞口不远的一片草地上，然后痴痴地瞧着这娇躯倒退几步，急转身悄然离去。

紫衣汉子走后不久，洞里便走出一位徐娘半老的妇人。面容虽极憔悴，神情又露几分凄苦，却仍掩盖不住那天生的风韵丽质，追溯当年，准定是一个十分俊俏风流的女人。

她似乎早就发现了洞外昏迷的少女，但并未露出多少惊诧，只是飞速地向周围环顾了一眼。她缓缓走至少女身旁，弯下腰在她面上寻视一阵之后，稍稍一皱眉头，直起了身子。她两眼直视前方，眼珠也未转动一下，声音冷得令人听了头皮发紧：“哪路的英雄，何不出来相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这儿转悠五天了吗？”

声音虽娇柔，却传得极远。回答她的，只有几声夜鸟的啼叫和“啾啾”的虫鸣。她仰脸看着天上那轮明月，微微一笑：“哼！既然有求于人，何不说到明处？想让老娘把

人救活，却又不想领老娘的情，这种既想立贞节牌坊又想当婊子的事，未免太下作了吧？”

空旷的山野仍死一般的静寂。

妇人低头看看那昏迷的少女，口内道：“老娘今日就破例发一次慈悲，把这小妮子救活。你们狼狈为奸来对付老娘又能怎样？想找老娘的麻烦，哼！只怕没那本事……”

她的话听来似是自言自语，实则是晓于她要告诉的人。

她携起少女向洞内走去，脚步蹒跚，呼吸也较急促，尽管她竭尽全力想使这一切不显露出来，但终是力不从心……

不知过了多久，少女终于睁开了眼睛。她第一眼便看到身旁盘腿打坐、闭着眼运功调气的妇人，立时意识到：她便是救活自己的人。于是，想说句感谢的话，但觉得自己的嘴干燥而又苦涩，便慢慢搅动着舌头，使口腔慢慢滑润起来。正要张口说话时，心中忽又闯入一个奇特的念头：她是何人？是恩人还是仇人？谁能保得住她救我不是别有居心呢？因为有了这想法，便把眼珠眯成一条缝，偷偷打量起这妇人来。

“啊！你醒来了？”妇人睁开眼睛，稍稍扭动了一下身子。

“嗯。”少女应了一声，也把身子动了动。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哇！”

“……”

“好了，你没事了，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就可以走啦。”

少女十分艰难地折身坐起，怔怔地将妇人打量许久，嗓音有些沙哑：“是你救了我？”

“嗯！”妇人点了点头。

“非亲非故，你为什么要救我？”

“是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是怎样被弄到这儿来的？”

“不知道。”

“这么说不是你……”

“对，不是我！我是在洞口的草地上发现了半死不活的你！”

“可以告诉我你的尊姓大名吗？”

“我想，没这个必要吧！”

“那么我以后怎么报答你呢？”

“报答？我可从未想到过这事。”

少女把身子往前挪了挪，两人的距离拉近了许多。她用手拢了拢垂在脸旁的秀发，说：“你想知道我是谁呢？”

“不想！”妇人想也未想，口气仍是冷冷淡淡的。

“我要是非告诉你不可呢？”少女口气强硬地道。

“那是你自己的事。可听不听却是由我作主了！”妇人说又闭上眼睛，一副旁若无人、进入忘我之境的樣子。

“哼！我偏要你听，要不你就塞上耳朵！”

妇人面无表情，索性置之不理。

一霎时，少女变成了凶巴巴的样子，咬牙切齿地道：

“明人不做暗事，我就是信威镖局镖主宇文纪罡的女儿宇文小白，你想要做甚，就请便吧！”

妇人心头一震，猛地睁开了眼睛，忙问：“真的？你果然是宇文纪罡的女儿？”

“是又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想：大名鼎鼎的宇文镖头，跺跺脚能震得整个江南山摇地动，怎么会有人敢冒犯虎威，把他的千金弄成这个样子？看来这人是活得腻味了！”

“哼，你少装腔作势，有话请讲当面，何必捂着盖着的！”

妇人神情冷漠地站起身来，在宇文小白身侧踱了几步，缓缓转过身去，背对着她道：“宇文姑娘，你大概误会了，我并不想从你身上索取什么！咱们非亲非故却又无怨无仇，我救了你的命全是出于偶然和道义。你说的话全是出于自愿，却为何强词夺理硬给他人加些莫须有的罪名呢？请相信我的话，我这一大把年纪，还犯不上同你一个姑娘家撒谎。眼下，你的身子已经复原，我可要下逐客令了！回到信威镖局，请转达我对你父母的问候，你告诉他们，他们自然会知道我是谁。”

宇文小白神情有些迷惘，顿时感到面前这位妇人有些神秘和不可思议，更觉得自己没有理由不相信她的话，口气不由软了下来：“前辈，告诉我您的高姓大名不行吗？”

“不便奉告！”妇人冷冷地道。

“谢谢前辈对我父母的问候，可我父亲他、他已死了……”

“你说什么？”妇人一下转过身来。

“前辈！”宇文小白眼飞泪花，悲愤地说：“当今皇后的心爱珍宝琥珀猫被江湖神偷手到擒来闻风至盗走，朝廷传旨缉拿盗贼，追回国宝。闻风至在广州被湖广总督巴尚武擒获。巴总督欲把国宝押送进京，怎奈山高路遥，又恐途中生出意外，决定秘密押解。为掩人耳目，假说往京都押送赈银，组织了一个镖队，要我爹亲自押镖。镖队的镖师有我们镖局里的，也有巴总督的心腹乔装改扮的。因为我从未去过京都，想去观赏一番，再说这次押镖又非同寻常，所以也加入了镖队，给我爹当个帮手。昨日黄昏时分，镖队行至阳和

镇，过了阳和镇便是恶人出没的愁云谷，我爹便命镖队驻扎下来。谁知晚饭之后，他又突然要镖队立即起程，我问他为何夜间赶路，他说这是巴总督派来的亲信丁提督的意思，丁提督说万一有恶人劫镖，肯定是在明日，因为镖队已造成住宿阳和镇的迹象。出其不意地夜间通过愁云谷，定会平安无事。谁知镖队刚至谷中便出了事，所有的镖头、镖师、趟子手和脚夫，个个头晕目眩，筋软骨酥，一霎时便全部瘫倒在地。我当时也业已倒下，但头脑尚有些清醒，亲眼看见黑夜里窜出一伙强人来，一阵狂杀猛砍。当我亲眼看着爹爹的头颅被砍下时，便一下昏了过去……”

洞内陷入死一般的沉寂，只有宇文小白那低低的啜泣声。过了一阵，妇人问：“宇文姑娘，你想没想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时我就想到了，镖队遭了暗算！在阳和镇打尖时，有人在饭里投了毒！”

“那位丁提督执意要夜间赶路，会不会是他下的毒手？”

“我想不会吧！因为我亲眼看见他也死在歹人的刀下！”

妇人在宇文小白面前坐下，用审视的目光把她打量片刻，问：“你真的不知你是怎么来到这座洞外的？”

宇文小白轻轻摇了摇头：“不知道！我看到爹爹被杀死就昏了过去，当醒来时就在你这里。前辈，真的不是你从愁云谷把我救出的？”

“真的不是！我只是为你解了毒！”

宇文小白脸飞丹霞，羞愧地道：“前辈，我刚才误解了你，以为你和那些恶人是同伙，怀着什么目的才救我的。言语多有冒犯，还望海涵……”

妇人摆手打断了她的话：“同是武林中人，何必如此俗

套！宇文姑娘，不知你今后作何打算？”

宇文小白面如冷玉，眼露剑芒，口中吐出的每个字都咬得“嘣嘣”作响：“杀尽贼人，报仇雪恨！”

妇人脸上露出一丝轻蔑的微笑：“宇文姑娘果然胸怀大志！不过，凭着你的这点技艺，你不感到力不从心吗？”

这话在宇文小白听来，直似钢针入耳！她“腾”地跳将起来，气咻咻地道：“怎么着？我就是凭着这点武艺去报仇雪恨！哼！在江南这小地方，蔑视我们宇文家武功的人还未出世呢！”

妇人冷冷一笑：“宇文姑娘好大口气，你们宇文家的武艺既然如此之高，震撼武林，那么愁云谷失事当作何解释呢？”

“哼！那不过是我们父女一时大意，中了恶人之计！”

“那么谁能保得住你以后不中毒，不会重蹈覆辙呢？”

“我不过小心谨慎些罢了！”

“格……”妇人发出一串令人头皮发麻的笑声，“宇文姑娘未免太过自信了吧，莫说你小心谨慎，就算你明知有人对你当面施毒，只怕也防不胜防，白费心机！”

“也许真有如此高明的施毒高手，但我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宇文姑娘有兴趣吗？当面便可让你见识见识！”

“怎么？你……”

“对，我！八尺之内，我哈一口气，便可让宇文姑娘当场倒地！”

宇文小白没有说话，只是将信将疑地呆望着这妇人。

妇人扭转身子走了几步，猛地回过头来，对着宇文小白吹了一口气，口中说声：“倒下！”宇文小白自然果一下倒在

地上。

这妇人确实是位施毒的大行家，但也不至于一口气就把人哈倒啊！其实，这不过是她耍了个小小的伎俩之故。她早在同宇文小白对坐之时，就向她施出了一种挥发性极强的毒气，待她哈气之时此毒正好发作。此举意在治服宇文小白，又要使隐蔽在洞外的仇家望而生畏，迫使其退避三舍。

宇文小白浑身酥软得似被人抽去了筋骨，羞怒交加而又无可奈何，只好恭候着人家来奚落她。却不料这妇人坐在她身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纤纤玉手，幽幽叹了口气说：“宇文姑娘，你的父亲惨遭恶人杀害，我很悲愤，你为父报仇，我理应鼎力相助，可是我又抽不出身来，只好把我的武功传授给你……”

一听妇人要向自己授艺，宇文小白恰似受了奇耻大辱，尖声叫嚷道：“你凭什么传我武功？我凭什么要跟你学！”

“凭着江湖的人道，凭着伸张正义，扶正除恶……”

“你不要说了，我不要听，也不跟你学！”

“哼！就怕你作不了主，我非要你学不可！”

“偏不学，偏不学！你能把我怎的？”

“那就休怪我手下无情！”妇人边说边用指甲轻轻向宇文小白那粉腻的香腮上一弹，又说：“你等着，一会儿你的身上就会奇痒难捺，半日之内，你身上的皮肉就变紫变黑，到明天这个时候，你两腮的肉便要烂掉，露出白森森的骨头来，然后从头到脚，你的皮肉会一块一块的掉下来，如花似玉的一个美人儿，就要变成一副骨架和一滩黑血烂肉……”

宇文小白紧闭双唇，一声不响，后来干脆闭上眼睛。过了一會兒，果真觉得两腮如虫蚁抓搔般地发起痒来，怎奈四肢酸软得不能动转，搔不能搔，抓不能抓，不禁又添几分惊

恐。继而，浑身都奇痒无比，而且越来越甚。她再也忍耐不住，由呻吟变成尖叫、哀号……

看着宇文小白痛苦万状的样子，听着她那凄厉的叫声，这妇人象欣赏一件艺术珍品一般，眯着眼睛，脸上露出心满意足的微笑。

一条人影倏然而至，身法快得异乎寻常，正是那位相貌奇丑的紫衣汉子。他伫立在距妇人八尺之外的地方。

妇人对紫衣丑汉的到来似乎视而不见，只顾弯下腰去往宇文小白口中塞了一粒小小药丸。过了片刻，宇文小白的痒痛减轻了许多，但仍在呻吟。妇人这才打量了一下站在对面的不速之客：这人长得实在丑陋，紫褐色的脸上全是疤痕，两道眉毛只剩一道，还只有半截。由于皮肤的收缩，眼白大得骇人，两片嘴唇上翻下垂，上下门齿都裸露无遗。相貌丑恶，身材却高大魁梧，年纪也很轻，大约二十几岁。

“阁下尊姓大名，到此有何见教？”妇人口气平缓而又冷淡。

“请你先把这姑娘的痒毒解了，然后再说话！”丑汉用不容违拗的口气说。

“哼，好大的口气，你不觉得如此说话太狂傲了吗？”妇人冷笑道。

“还要我再说一遍吗？我想你不会没听懂我的话！”

“心疼啦？是亲人、熟人还是别的什么人？”

“你猜着是什么人就算什么人吧！”

“那一定是情人了……”

“你莫胡说，我不认识这个丑八怪，快叫他走开……”

宇文小白止住呻吟，插口嚷道。

“嘻嘻，宇文姑娘，你不要狗咬吕洞宾哟！可是他把你

从憨云谷弄到此处的！”妇人戏谑地笑着道。

“我和他素不相识，谁稀罕他把我弄到这儿活受罪？哎哟，还不如死了好呐……”

“你们果真素不相识？”妇人问丑汉。见丑汉点了点头，又道：“啊！果然不象一个窝儿的鸟，原来是一厢情愿呀……”

“再胡说八道我就把你的牙齙下来！”丑汉突然暴怒地大吼起来。

“我若将她救了，你又如何呢？”妇人问。

丑汉沉思许久：“咱们的仇一笔勾销！”

“啊！原来如此，你等着！”妇人很快解了宇文小白的痒毒。口内却说：“我并非因为你才解了这女娃的毒的，你的仇照报不误！”

“你……”丑汉将信将疑。

“我？哼，我说话算数，从不反悔！”

丑汉的眼白一下翻得更大：“好！那么我就要向你索取一样东西了……”

“什么东西？”

“命！”

妇人“格格”一笑：“当然可以，只要你有本事。你既然想要我的命，大概事出有因，能告诉我你是谁吗？”

“李云青！”

“啊！李云青？”未待妇人开口，宇文小白首先叫了起来，且边说边站起身，“鬼脸杀手！你是鬼脸杀手？！”

李云青也斜了她一眼，没有理睬。

妇人并未显出多少惊讶，仍镇定自若，说话还是那淡淡的口气：“对不起，我久未走动江湖，你的名号我初次听

到，在我的记忆里，好象没与姓李的结过什么梁子……”

“刚才宇文姑娘不是已告诉你了吗？我是杀手，杀手的血大都是冷的。我的职业便是杀人，还管什么梁子不梁子？”

“哼，欺人之谈！你究竟受何人差遣？”

“差遣？嘿嘿，受人指使不符合我的性格！”

“那就请亮兵刃吧！”

“你还有没有要说的话？”

“你不觉得你太过自信了吗？”

“也许我会死在你的刀下，但我决不后悔！”

“这倒是句人话，知不知道我是谁？”

“假如我没猜错的话，你定是蛊王梅映雪！”

“什么？蛊王……”宇文小白又惊叫起来，两眼怔怔地望着妇人。

妇人嫣然一笑：“还算可以，江湖上还有人知道我的名号。”

对于面前这位鬼脸杀手，江湖久有传闻，据说是一个没有七情六欲的冷血魔头，因为他长着一副恶鬼的模样，宇文小白并不感到他是杀手怎么奇怪。而对这位徐娘半老的美貌艳妇，她却怎么也不敢相信这就是威慑武林、江湖上谈虎色变的蛊王！

蛊乃毒虫之首矣，相传将许许多多的毒虫搁置一起，使其互相厮咬吞噬，最终剩下的便称之为蛊。

看着二人剑拔弩张的阵势，宇文小白不禁暗暗发急：两大恶魔撞在一起，眼看就将以命相拼，而二人偏偏都又有恩于自己，她不知自己此刻该怎么做和做什么。

此时，鬼脸杀手李云青已将手缓缓搭上了剑柄，一张丑脸恰似一块疙疙瘩瘩的冷铁。

蛊王梅映雪面无表情，宛如一座雕像，不知什么时候，手中已多了一条粉红绸带。她见李云青将要抽剑，声音沉缓地道：“的确，我这一生树敌很多，但却不记得与阁下结下过什么不解之仇，假若你本人果然与我无甚仇恨，是受他人所托或想印证一下武功，我劝你还是趁早知趣走开，因为我今天实在不想杀人！”

“怎么？你怕啦？”鬼脸杀手嘲弄地问。

“笑话，称上四两棉花纺（访）纺（访），我蛊王梅映雪怕过谁？八尺之内，我吹口气便可以置人于死地的功夫你大概目睹了吧？”

李云青咧嘴一笑，这一笑更是奇丑无比：“嘿嘿，蛊王的绝技在下实在佩服得很，不过，也许你吹的气还到不了对手的身上，就已命丧黄泉了，我可以叫你一步流血！”

“那好啊！我不妨领教领教阁下的绝世神功！只是大话不要说得过早，鹿死谁手尚难作定论，亮兵刃吧！”

第二章 毒魔授艺

一霎时，洞中万籁俱寂，鸦雀无声，一切都进入了静止的状态。

鬼脸杀手李云青缓缓抽动着宝剑，剑身和剑鞘磨擦，发出“啞啞”的响声，听来特别刺耳。

双方凝神提气，蕴力待发，情势紧张得令人透不过气来。

“慢来！”宇文小白娇喝一声，抢身立在二人正中。

“你少管闲事！”李云青怒斥道。

“什么？闲事？常言道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天下人管天下事嘛！我凭什么不管？”宇文小白理直气壮。

“你管得了吗？”

“不管则罢，想管便管得了，没有金钢钻，敢揽你这个烂瓷缸？”

“滚开！”李云青怒不可遏，“再多嘴我就割去你的舌头！”

“真是个狂妄的鬼脸杀手，姑娘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宇文小白边说边“刷”地一亮双掌，马步低沉，立好门户。

李云青又急又怒，满脸疤痕放着紫溜溜的光，两只眼瞪得骇人，却一句话也说不出。

梅映雪忙跨前一步将宇文小白拉到身后，口中说道：